蓮谷先生讀易索隱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上經卷之二

臨

當依程傳作臨民臨事臨天下爲當凡經傳言臨作臨蒞爲多陵逼之義爲少且陽必用陵逼乎陰君子必於陵逼小人不幾於疾之已甚而非不惡而嚴矣在上位不陵下若以陵逼言恐非君子之道也蓋陽長則陰自消初非陽逼乎陰也君子道長則小人自消初非君子陵乎小人也若君子之去小人自有其幾所謂夬夬中行者何用陵逼乎哉剛浸而長是言陽德方亨程傳云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九二剛中而六五以柔中應之

剛中而應也是皆臨民臨事臨天下之道也蓋剛正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天道尚然而況於人事乎人能以此臨民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正矣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然則臨與觀初不相遠蓋以上臨下與也下臨於上求也為觀於下與也下觀乎上求也由此推之臨以政言道政齊刑是也觀以教言導德齊禮是也卦之名義各有攸當若必以陵逼小人為臨則臨已為去小人而何用名夬為決去小人哉

彖傳

臨作陵逼解二陽漸進以逼於陰固為可通若四陰臨二

陽亦可謂陵逼於陽乎夫子論臨道之當然謂剛浸而長是陽德之方亨而又說而順得君子之正中正而應乃君子之道長也故總什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天道尚然而况君子之臨天下乎言必剛順中正而有應助然後為臨之道也故二陽以中正感四陰四陰以中正應二陽乃可以臨事臨民臨天下也或曰六三甘臨亦可謂以中正應二陽乎曰六三雖不中正而乘二陽中正之上處四五六中正之下是以小人而居君子之間其心必有所憂懼而不安恐已得罪於二陽也然能憂而改之則小人化為君子而無咎矣豈非亦能應二陽乎盖四陰能應二陽是亦

陽德之亨君子之道長而四陰皆為君子矣不必拘拘於以君子臨小人小人臨君子之說也他卦或卦爻各自取義惟臨卦爻當一例要不出大亨以正也剛浸長者大亨也悅而順中正而應者以正也二陽感四陰四陰應二陽者大亨也二陽固中正矣六三能憂六四正六五中上六正皆能以正相應也所謂以正也大亨以正為臨之道亦猶中正巽順為觀之道也臨者政以治之觀者教以化之為政在于得人為教在于躬行中正而應得人也神道設教躬行也

初九

咸臨依程傳作感為是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初感之正者也四近君位初得其正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為當位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

九二

程傳云二陽方長而漸盛感動於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無不利也吉者已然無不利者將然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由陽剛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而失於媚悅五順體而二說體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欲人知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六三

程傳云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下而甘說臨人失德之甚無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無咎也邪悅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愚謂違道干譽即是甘臨何必拘於以甘悅臨君子乎六三質柔志剛故能憂

六四

程傳云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任賢以臨於下是以無咎所處當也以此觀之至字只是當字意就作至善亦可故象只云位當也所處得當非至

善乎

六五

依程傳是不自用而任賢是能以智臨天下要亦君道之當然當然即中也依本義則此知臨乃臨九二何以為大君之宜大君者天地之宗子豈但臨九二而已乎

上六

程傳云上六臨之終順之極與初二雖非正應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又曰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

義臨無過極故止為厚義上無位之地上以在上言厚㒷馮氏謂卦義以大臨小故取剛浸而長爻位以上臨下故陰亦可臨陽不必以初二為君子臨小人六三以小人臨君子說此說亦未善依程傳則咸甘至知敦為一例而六臨字皆一例若依本義則咸甘等字皆粘臨說而知臨為臨九二難通且所指者狹不若程傳與上字開說而所指者廣也陽剛固為君子強暴拂戾者可謂君子乎陰柔固為小人柔順中正者可謂小人乎若不依程傳而拘拘於陽長逼陰則不勝其牽強難通矣初正二中乃陽之善四正五中上正則陰之善惟三不中不正乃陰之悪者也

觀

文王係觀只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子彖傳則曰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大象聖人以省方觀民設教中正是指九五周公曰觀我生君子无咎夫子曰觀我生觀民也三聖之言散出若是果貫而一者乎乃岐而二者乎予曰文王即體以明用周孔因用以見體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夫子所謂中正蓋兼體用若神道則體而設教則用也以神道設教正順而巽也或者以神道為設教之出於神妙乃作為不用出不幾於老氏之我無為而民自化乎夫子正恐人認文王之意

為老氏之無為故於彖傳發之或者不能融會貫通乃一句一義何其繆哉盥而不薦依程傳該灌地降神總是精誠專一之意所謂齋祓一心對越上帝者也逹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則有孚顒若矣旣是用水浣手亦是用出謂之不用出何也文王說到薦過該灌地降神蓋此時誠敬專一一心只在神明上不暇他及也若薦腥薦孰獻羊奠幣則誠意分散在逐事上矣程傳所謂人心散則精一不若始盥之時指逐事言禮數繁縟故耳非謂祭此懈怠也盥而不薦所謂如入神祠其心收斂不容物即此是不偏不倚乃大本之中亦即齋戒以神明其

故夫子謂之神道張子謂一故神也由此順動巽出

以發而中節之和為天下之達道亦即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夫子謂之設教而天下服張子謂兩故化也若是則

動靜語默施為動作莫非中正而為君子之道可以為觀

於天下矣三聖之言乃互相發明雖異而實同也

彖傳

蓋而不薦中正之體也順而巽中正之用也即大本達道

也正是正當猶云正路作其立不偏恐非以陽居陽是居

當其位故云正乃各得其所意如愚所謂正為善中為至

善者以此顯然信順是下觀而化也此即盥恭而天下平

也即聖人之神道設教也下觀而化豈直觀其致其潔清
而不輕自用者便能化乎篤恭便能天下平乎必有所以
為觀者以示於人也書所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是也文王即體以見用夫子因用以見體文
王盥而不薦只是主敬存誠之意夫子推其極謂天與聖
人之神道亦不外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非神道乎中庸
曰至誠如神孟子曰所存者神又曰聖而不可知凡此皆
神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神道也四時不忒此
天之所以為觀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聖人之神道
也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天與聖人一中正而已矣神

道以体言即無声無臭至顯惟德也四時不忒與設教以用言即生長收藏各順其序喜怒予奪各中其節也能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動靜語默各得其當喜怒予奪各中其節聖人之設教以為觀於天下者何莫非大中至正之矩哉蒙引謂不犯手只好鮮作無形迹所謂不大聲與色也若説通不做一似老氏之因應自然蓋聖人未嘗無喜賞而不至於濫天下不見其喜所謂利之而不庸也未嘗無怒刑而不至於僭天下不見其怒所謂殺之而不怨也因其固有而導之天下不見其教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是謂神道設教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

起經綸一與心神道也造化經綸四時不忒設教也

噬嗑

象

明罰以勑法猶明刑以弼教之意蓋罰者墨劓剕剕宮大辟與流宥鞭朴法則紀綱法度儀章品式所以辨等威正名分息爭奪叙彝倫者犯乎此者則有罰也故明罰乃以勑法若不犯法罰何所用哉法如今律條所載事情亦是罰則所坐之罪也蓋法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守罰者所以防民而使之知所畏

六二中正而云威斷不足何也六二中正為治獄之易而九四為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而治獄之難何也蓋六二位卑職小所治者小獄耳故為噬膚然滅鼻者以才弱乘剛也得旡咎者以中正也

六三

當噬嗑之時則所治者乃為間而當去者也六三所治稍大之獄故為噬腊肉然才弱志剛所噬不得其當故治人而人不服為遇毒以其當噬故雖見傷而小吝終得無咎也反傷程傳謂怨懟悖逆六二之傷其失在人六三之傷其失在巳

九四

大臣所治者大獄故難於腊得金矢者以才剛志柔得用刑之道也爻凡體剛用柔者為相濟才弱志剛者為乖舛

六五

爻凡得中則不論正矣中該得正也六五居尊所治者有司所讞之獄也非六二位卑小獄可比故為噬乾肉難於膚也其勢易行故易於腊胏也得黃金以其中也但才弱不正故又戒以貞厲蓋剛柔質也中正理也質本於天理盡於人中正所以變化氣質也凡剛必明必敏凡柔必暗必鈍故陽剛者其才優陰柔者其才短雖然剛非中正或

恃才而妄作柔能中正則不至於委靡矣試以聽訟言剛不中正則明至於刻覈過於暴何取其剛柔不中正則明不能決斷不能斷其柔益甚惟中正則剛者俯而就柔者企而及其歸一揆也

六二有司故治小獄小獄猶膚之易噬然至滅鼻者才弱而乘初剛也以其中正故得无咎六三大官故治稍大之獄猶噬腊肉難於膚矣以其才弱志剛且不中正故遇毒而小吝然獄既當治既有其罪終必伏法故得无咎九四大臣所治者大獄故為噬胏堅於腊也然質剛志柔剛柔相濟得用刑之道故得金矢而人服其聽人皆願輸金矢

以求聽也然獄為難事故又戒以艱難正固乃得吉亦以九四不中正故也六五居尊所治者刑官之所讞猶噬乾肉無骨與毒以其柔中故得黃金而人無不服以其才弱故又戒以貞厲得无咎也膚腊乾胏以獄有大小故噬有難易至於人之服與不服則係於德之中正不中正而才之或長或短也

賁

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大者亨也剛上文柔陰得陽助是小者利有攸往也此大小當以尊卑上下如大小畜例不可指事之大小也雲峯以文質為大小者非儀制禮貌倫

序教令皆彼此交錯互相賁飾者也故為人文

六四

如五百人從田横於海島賁如皤如也漢高招之曰大者王小者侯匪寇婚媾也五百人寧從横以死無一叛者是白馬翰如而無尤也又如關羽之不從曹操而從先主王陵之不事項羽而事漢高亦彷彿類此

六五

本義解顧六二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丘園丘中有園隱者之所居猶云岩穴賁於丘園言求賁於丘園之士也指上九束帛聘賢之幣戔戔薄陰性吝嗇故耳幣雖薄而意

則誠由其虛中也上九必憣然而來賁是有喜而終吉也

本義前四爻皆彼此相賁之意獨五上為自賁而無與於人此不可曉前四爻初無文勝其質之意何得以五上為尚質不尚文耶以民事為丘園之象園則可通丘不可說上高曰丘如丘坂丘陵皆高處何不曰田園而曰丘園此上有一丘一壑之義且上九居五之上故曰丘園也況艮為山之象乎

上九

上九正丘園之士白賁質任自然不事華餙也葢其無位不當事任故韜光晦跡韞玉藏珍已不求賁於人人亦不

得其賁可以止則止可以處則處者也何咎之有蠱之上九亦艮終也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白賁即高尚者也愚按賁之為義以夫子彖傳及爻辭并象傳觀之乃交相應助而有文飾之意非止謂一身之文飾也故陰陽往來剛柔交錯乃天之賁尊卑上下相從相接燦然截然乃人之賁初九剛正在下以義自守雖有正應不肯妄求舍車而徒以自賁其行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賁之正者也六二陰柔中正而無應與切比於三三以剛正求賁二則從三以與以正相賁賁之善者也九三剛正而處二四柔正之間三得其賁而有潤澤賁之盛者也六四柔正

與初相應爲三所隔欲賁不得故皤如三亦以正求賁非爲寇乃求婚媾然四應初之心其疾如飛故終得相賁而無怨尤也六五柔中居尊下無應與而容比上九陽剛之賢上九乃丘園之士五能虛中求賁但陰性吝嗇所聘之幣戔戔淺薄固可羞吝然物雖薄而意則誠上九必惛然來賁而有喜何吉如之上九陽剛而居無位之地乃賢人君子阨窮遺佚故守朴見素不事文飾以白爲賁所謂儉德避難遯世無悶者其志優游自得人不知亦囂囂者也何咎之有本義以初二三四指人言而五六以事言似非一例且易尚中正而五之敦本務實以爲得賁之道禮奢

飾儉乃矯世之詞而夫子何以有喜美之上九白賁以賁極反本為復於無色返朴還淳之意乃質勝而野者也夫子何以為得志他日不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乎或曰子以白賁為賢人之抱朴見素似亦質勝而野者也曰易著時而已矣上九無位不當事任韜光晦迹韞玉藏珍乃其當然如畊莘釣渭版築魚鹽之儔若事表暴非惟所養者淺而常人皆得物色之矣何待湯文高宗而後聘求之哉

建安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

應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得之

剝

初六

以小人筮得此爻則今日蔑正他日必至於凶所以戒小人也以君子得此爻則為避其凶而早為之所可也所以警君子也

六二

以小人而筮得此則所與者特其黨耳恐天下公論未之有與也以君子而得此猶幸其黨之未盛未至于及膚可以急避之也

六三

以小人而得此能背其黨而獨應君子得免其咎矣以君子而得此當衆邪擠正之時而幸得其黨之救得免罪咎矣勉小人而安君子也

復

冬至乃子月之半冬至為十一月之中氣故曰半也於此可見天地生物之心無所改移何則十月純陰有似於無

生意矣然陽盡於小雪之將至而生於小雪之巳至至冬至而一陽來復則生意相續未嘗斷絕何改移耶但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如玄酒大音無聲色臭味之可聞見然天地生物之心則因是而可見矣此邵子之詩與伊川之說初不相背者也周子以氣機之入為復故以出為通是復體而通用如文言元亨者始而亨者也利貞性情也之意邵子以陰陽交接之間言復故以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為見天地之心非復卦之正意若其所言動靜之間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則有另是一義乃靜中有動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張子所謂合一不測為神伊川所謂沖

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朱子所謂無中含有寂然不動而知覺不昧非正言復也惟其[illegible][illegible]時乃與伊川合是卦之本吉也

初九

初九動之初即能復是歎於心者便更不萌作此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不待身過而後復者故無祇悔且大善而吉也自二以下則不無身過故雖六五中順但能固守其復以中自考而已終不能如初九之復心過也

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二知字俱心言、

是一念之差即能知而改之不使復見于行此所謂不遠復也無祇悔言不待悔而後改其過而能內自訟也謂悔是其過已見於行事矣無祇悔者未嘗見於行事而知之即改何待悔乎

六五

敦復不過能復身過而固守之初則能復心過而幾于無妄矣然復之必過則去六三之頻失頻復者遠矣

象

有失則有過與不及皆失也六五中順故能以中自考而不至於失非數復耶謂其常以中道自省也

或曰六二下仁六四從道皆指初也仁與道果有異乎否乎曰仁以心言道以事言下仁者亦能効初之復心過故曰休復曰吉從道者不過觀法於初能復身過而已故美其獨復而不許以吉大抵復善貴乎剛果故成湯改過不吝顔子慊於心者不使萌於再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六五雖得中而質柔謂之復身過則可終不如初九之復心過也蓋其至明足以察其幾至健足以致其决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融化却與天地同體若六五則其次莊敬以持養之者故初九曰元吉而六五可無悔而已失而後有悔無悔者善補過也事已失而能復其悔可無也

念一差而即能復不待見於事之失然後悔也故無祇悔
且大善而吉謂敦復優於不遠復非也

无妄

心能无妄可以致大亨然動必以正則利有攸往心雖无妄而動匪正則有眚不利有攸往矣合而言之心無私而事當理乃為无妄也无妄以心言利貞以事言無所期望即無意必固我無将迎內外蓋事未至而妄有所思非無妄也事将至而妄有所處非利貞也匪正亦妄矣故事未至而一真自如事将至而無邪無枉則所往者皆合天理而當人心以之脩身則身修以之處事則事成以之治人

則人服何往而不利哉

彖傳

為主於內曰主曰內是指心說无妄之體也動而健无妄之用也剛中而應兼內外合人已也內外皆无妄是以正也合內外人已而一於正雖人事之當然實天道之本然也故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是心能无妄也動而健剛中而應是動必以正也

初九

此正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心能无妄者也震體得正動而无妄者也內外一誠往吉宜哉

耕菑乃理之當爲者但不可豫望其穫畬耳故夫子云未富言不先以求富爲心也此正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以爲全無作爲然則當爲者亦不爲耶靖節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人可以不耕菑耶此雖假說之詞要亦事理之實有也計較無害但不可如農夫之計利耳故象以爲未富言不求富也晰穫菑畬農夫爲利則然也在農夫則爲當然在君子之處事則不可先爲利乃先難後穫之意晰菑乃往也不穫不畬則利令曰無所爲於前又曰始終一無所爲然則欲往何

哉正義明道亦是事為上正之明之謂之一無所為不可曉无妄之福言初未嘗有求利之心但為其所當為而已而自無不利是无望之福也若曰始終一無所為而自得福此老子之我無為而民自化也无妄以人言小註謂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然則是標枝野鹿結繩而治之時乎然結繩亦是有為必是狉狉狌狌茹毛飲血之時方可茹飲亦有為必須渾沌不開闢方可若無所期望而昔為何害孟子謂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但不可為利耳若依此說自朝至暮都莫孳孳也豈是道理周公以為農夫之耕穫菑畬無不計利者此常情也今有所為不可如農

夫之始終計利則無不利矣如此此說亦順本義無所為於
前為字當音去聲即無所為而為也若作一無所為不通
六二陰性吝嗇故設此戒觀一則字可見如樊遲粗鄙近
利而夫子教以先難後獲是也

象

農夫之始而畊終而穫始而菑終而畬皆為利以求富耳
今始終皆無計利求富之心但知為其所當為然不求利
而自無不利若專以利為心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農
夫之畊穫菑畬以求富乃其當然也若君子之處事而先
有求富之心則害義矣故不可

六三

本義六三處不得正當如蔡説指時位言若依小註則匪正有眚矣焉得為无妄之灾所居所遇所處要皆適然遭此非計較所及而居之遇之處之則為匪正有眚矣言或者繫牛於邑人之家偶脱而為行人所得邑人之許繫者反遭詰捕之擾蓋邑人許繫之時初何庸心於得失哉亦以義可繫而許固未嘗計牛之得失而因牛以致灾也偶脱而為行人所得是行人亦非邑人使之得而反遭詰捕責取之禍无妄之致灾多有類此者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

上九

尾生孝巳即其所為巳是匪正焉得謂无妄之極

象

夫子謂窮之災窮乃窮通之窮以時位言爲是上乃無位所處事外是阨窮者也當阨窮之時而欲有往妄矣宜其有眚而無所利也

○大畜

畜有聚義有止義有養義卦辭彖象以聚養止為義爻專以止為義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天時可涉風平浪靜則涉風狂浪大則不涉應天則平矣

九二

程傳云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此義最緊凡剛柔爻而中者皆當依此看

九三

良馬逐者以上之合志也雖當畜之時不可自恃而忘備故曰閑輿衛則利有攸往也九三過剛恐其恃壯用銳故欲其持重慮危也

上九

上九謂畜極而通若以畜極為學行之極通為時位之通

學行之極可必矣時位之通可必乎以伊周孔孟而不有天下焉能必時位之通乎大畜極者只是內剛健外篤實光輝內外合德其德日新也通者沛乎德教溢於四海夫子謂道大行也（也上脫是字）

童牛之牿止惡於將萌積豕之牙止惡於已形是皆不能無待於法制禁令之施威福予奪之用是大畜道之未極者也若何天之衢則至誠動物德盛民化潛乎默運不大聲色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是所謂畜極而通豁達無礙沛乎德教溢於四海而夫子謂之道大行者也童牛之牿止惡於將萌所濟者狹故止云有喜積

豕之牙止惡於已發所濟者廣故特云有慶何天之衢則無惡可止乎康正直者也故曰道大行上與三合志良馬逐者以上之道大行也上之道大行者以三之良馬逐也志同道合何畜之有愚謂學易當以夫子之傳為主庶不失文周二聖之旨外此自為之說者皆牽強難通也

○頤

彖傳

觀彖傳明是分養人養己曰觀頤觀其所養謂養人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下自養字見得觀頤是養人養身即養德德非身外物也能盡養身之道而不失其正即養德

也鄉黨一篇皆夫子言動容貌衣服飲食之節乃夫子所以自養其身者也養身之所在即德之所在豈可分養身養德為二事乎但在於正不正耳正即為德不正即非德中節即正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所以養人而養賢為先務養賢則可以及人而齊治平之功可舉也此依程傳還是乃定說也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其正則吉耳養民而先養賢得其正也然養賢養民不得其正則賢與民亦不可得而養矣此意在言外天地養萬物則無不正者聖人亦然故曰養之時義大矣哉頤只是自養養人二者亦相因

象

愼言語節飲食即集義以養氣也養氣即養德豈可分養德養身為二事

初九

六四初九正應況初四皆正而謂之見欲而動何也蓋在下者當守正以俟上之求然後從之可也今初九居動體是不能守靜待時乃見欲而動衒玉求售者雖正亦何足貴哉賁初四亦正應初居明體是明於出處之分者故能舍車而徒不求於四能守義而弗乘也頤初昧於取舍之機明者以其陽剛而明體也昧者以其陽剛而動體也明

不失義昧則失巳下必待上之求者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也上必求下者好人善而忘巳之勢也

六二

六二雖處中正然以陰柔居動體柔則多欲見利則動欲下求於初於理不順欲上求於上於勢不得無益而有損也此但以陰柔動體故不利中正非所論也當頤之時靜則能守所謂君子固窮也動則妄求貧而諂矣

六三

雖正亦凶所以甚言其凶也謂之拂頤則拂其自養之正道矣如徇利害義縱欲傷生固是不正若飲食無節起居

不時寒温不適言語不謹動止失宜之類雖理當然而不中其節亦足以致灾而招禍也故愚謂正為善中為至善者以此况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居動極者乎

六五

居貞依夫子象傳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觀順從字似當依程傳居守貞固篤於委信之說但以涉大川照看見得居貞是處常涉川是處變故小註以用靜解居貞與程傳不同人君才弱實不足以濟險如晉元宋高雖有王謝李趙諸人畢竟偏安一隅不能恢復中原一統天下也涉川何以見是自用之象若自用同涉川之險則又迂曲難通

大川豈是一人可涉者蓋拂經是提頭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是兩股一正一反六五求養于人固非常道矣然以之處常事則吉處變事則凶人君才弱者終不可以濟險能順以從上亦可得居貞之吉耳

上九

拂經不利涉與由頤利涉似相反程傳云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成王之才不甚柔弱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為君也於上九則據為臣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此理甚明但上九云厲吉則上九所以自處者亦有道矣所謂有孚在道以明

者

○大過

大過者、四陽強於中、二陰弱於外、其象如室家之棟撓也、人之室家、棟梁安固則完美而居亦安、棟撓梁壞則傾頹而人不寧、正如家國天下將有土崩之勢危亂之形、時事如此、非大過乎、雜卦傳云大過者顛也、正謂此也、當其責者、不可不思所以濟之、故利有攸往則亨、利往何如剛雖過而能中節、內巽順而外和悅、以是行之、何往不利、亨可知矣、是太過之全主變言、如堯舜之子不肖、湯武之君不仁、伊尹事太甲而不類、周公處管蔡而流言、天下國家殆哉

豈及矣非棟撓乎數聖人者用權以濟之或禪授或放伐或致辟轉危而安易亂而治利往而亨也為何如

彖傳

堯舜周公似過於忍湯武伊尹似過於勇然忍所當忍勇所當勇是剛過而中也

他卦過剛不中者不吉過剛即不中也今云剛過而中何耶時不同也當大過之時過則為中不過則非中矣此之謂能權然所為雖過乃能巽順和悅以行之則非恃壯用銳而徑情不顧也剛過而中猶云剛雖過而適當其可也過非過失之過大過之過過字當認大過之時若能有以

濟之則轉危為安易亂為治其所關係豈不大哉大過與大壯皆以時事言當其時而有大過大壯之事然必有大過人之才然後處之而棟不撓大過人之才剛過而中巽而悅行是也大壯亦當依此觀之然大壯其利害又輕於此如舜之三苗周之頑民之類

九二

九二質剛用柔而得中雖無正應而切比初陰初復以柔德乘之當大過之時而得善處之道猶枯楊之生根又如老夫之得女妻必能成生育之功故無不利也此爻可當彖辭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故無不利也

象

言九三陽雖過而得初六之陰柔以承籍之故曰相與猶相助也

九三

九三以剛居剛當大過之時必不能取善而剛愎自用雖有上六為應陰柔得正不可為輔望望去之以其訑訑之音聲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可以有輔也如秦政之遂扶蘇項籍之不听范增烏能立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而為大過人之事哉不勝其重言不勝大過之任猶棟之必至于撓其凶可知

九四

九四質剛用柔又得初六畏慎之正應以濟之是有所承籍於下故棟得以隆起於上而吉若應初之心不專而又他比則是自撓乎下棟之隆者將轉為撓而有羞吝矣初是正應豈可謂他他指上六言也

象

九二比初六且能成功況九四之正應而不欲其應何也愚謂他是指上六故夫子言不撓乎下若應初而又比上是自撓乎下而失其所承籍矣羞吝可知上六居上初六居下比於上則撓乎下矣不比上則不撓乎下矣撓乎下

則棟之隆者亦將轉而為撓矣上六陰柔處悅之極乃媚悅邪佞小人之尤使九四應初而又比上是任君子而以小人間之棟之隆者將轉而撓矣非羞吝乎蓋吝者自吉而趨凶也

九五

九五以剛居剛乃剛愎自用下無正應而上比上六上六乃陰柔悅極邪佞之尤猶枯楊生華旋復枯槁又如老婦之得士夫情好徒篤而不能生育雖無損无咎而不可久亦無益故可醜而無譽夫大過之時當大過之任烏能有所濟哉謂之老婦得士夫甚言上六之能媚悅也以人情

言之老婦不善媚悅焉能動壯夫之心哉老夫得女妻以老夫為主而女妻為應老婦得士夫以老婦為主而士夫為應此猶公孫弘之事漢武但知曲學以阿世而不能正救其失也

上六

上六陰柔而居悅體之極雖有正應焉能成大過之事徒自取咎耳殺身成仁非剛勇果决者不能上六陰柔悅極正張禹孔光之徒焉能為成仁之事言其綿力小才而當大過之任其不顛覆者幾希猶過涉而滅其頂也不自量若此其凶當自咎而不可咎人也既謂之凶而又曰无咎

以見凶之自取而不可咎人也

大抵卦以全體取義爻以逐爻取義故卦以時事言爻以人用言故卦與爻雖不可分為二亦不可強為一每爻皆當以所遇大過之時言初六陰柔居巽體之下是巽而又巽當大過之時言初六陰柔居巽體之下是巽而又巽當大過之時能畏慎之至者也用以自守則無失使之濟變則不足故得無咎而不許其吉

坎

坎不曰水而曰坎水非坎陷不聚不聚則無所謂水矣離不曰火而曰離火非附麗不燃不燃則無所謂火矣坎乃

為水則坎有險阻之義離乃為火則離有明照之義

彖傳

朱子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水流而不盈承上重險言重險習坎也水遇坎則流無坎則止平坎則止盈坎必出此水流而不盈乃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百折不回一瀉千里以剛中也浸灌滋潤蘇澤枯槁行有尚也以人事言之素患難行乎患難而無僥倖苟免之心行險而不失其信也致誠一意愈挫愈厲無所沮喪以剛中也俟時順勢因利乘便脫乎險阻濟乎艱難成其功業行有尚也

六四

此以九四之陷險言非九五之陷險也只就人臣身上言為當夫子謂剛柔際剛指九五柔指六四是柔巽之臣遇剛果之君也剛果之君多徑情自用況當艱危險阻之日殷憂多難之時為人臣者尤當畧去煩文任其質誠又當委曲調停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始克有濟否則不惟為君者惡其迂遠闊於事情且訐直難入而險終不可濟矣六四柔而得正必能辨此故云然若上下之情既相得恐不必納約自牖夫子謂剛柔際明是柔巽之臣遇剛直之君必須畧夫煩文盡夫質誠始得无咎也如伊尹當大甲不

類不惠阿衡敗度敗禮湯之社稷蓋岌岌矣非坎險之時乎伊尹竭其愛君愛國之誠略其趨承拜伏之禮放之於桐三年密近先王不狎不順使之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卒致自怨自艾處仁迁義而歸當時不之非後世無可議非无咎乎蓋狎於不順其所蔽也商俗尚鬼其所明也故放之於桐非惟遠於不順又得警於先王納約自牖何以加此克終允德不亦宜哉六四柔而得正故能以罇酒簋貳初無饔食牢醴之盛二用缶器亦無籩豆罍爵之華以是進結於君又自牖而入又非由戶升堂之儀蓋畧其煩文任其質誠又能委曲婉順因其所明通其所蔽故雖當艱

難險阻之際遇剛果自用之君亦必傾心信從言無不聽而計無不行矣於濟險也何有際與濟不同際者接也言柔與剛相接六四大臣近君者也故曰際所謂唐虞之際若作濟解不通納約之約乃要約之約牖是明處以要際之事情自其明處而通之作約結說恐非

九五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然無柔順中正之臣以應之故在險難之時尚在坎中未能盈而出坎但祇平而無咎耳蓋人君之德偏剛必須巽順之臣以柔濟之所謂交修予也然後中德始得大施而可以濟險矣朱子語類云水在

八中只會平自不能盈盈言之義此言與水流不盈合乎是齊乎坎盈則高於坎

坎

易最重應然亦理之當然如天必有地方成造化夫必有婦方成家道若君無臣雖無事時且不可為治況艱難險阻之際乎程傳重無應最是君相造命豈可以時運言既為君則得時得位矣但有君無臣故中德所施未大而不能出險也

離

所畜者牝牛則畜之得正故吉推之凡事柔順而為之則

吉剛強以為之則凶也

彖

凡柔順之事得正則亨牝牛柔順之物也畜之是得正也
故吉

象

依程傳世襲繼照為是

初九

初以剛明之資而居事初是踐歷未久更事未深而自用
其明故其所履不無顛錯而失麗於正但能小心敬畏慎
重安詳可以避咎而無罪自外至之責矣以履作進終是

難通且諸爻皆無進意此卦重在明而麗於正不在進不進也

六二

二正當事衝六能柔順得中而且麗于正則其于事必能安詳審訂恰好的當並無差謬而無適不然善用其明者也夫善而吉夫何疑哉

九三

三當時事已過正宜安常處順知命樂天九三則重剛不中過用其明不好大喜功為身後計則修煉服食為不死謀卒之身名俱喪貽譏千古凶何如哉此言日暮途窮當

知止足之道不必遑遑汲汲為身後謀如夫子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陶元亮所謂形跡隨化往吾心常獨閑也若夫醮祭祈求服食燒煉以祈長生不死如漢唐世主所為乃亦大耋之嗟者徒斃身喪名而得凶矣果何益哉若以雍門之歌牛山之泣為嗟謂之不達則可謂之凶則否也

九四

四時事將來但當安詳慎處俟命待時九則剛而不正自恃其明輕躁寡謀發之大暴一蹶不支自取焚棄將誰咎哉不容宜矣

六五

五以柔居尊位而得中但處二陽之間而不正然五柔順而明故能知時識勢過於憂懼故卒保其位而得吉也凡五六之中要之只是陰柔之中不及陽剛之中能果敢有爲故六五之中終不如九五之中之盡善元吉也六五之中必歆其企而及九五之中是能俯而就者也程傳云九五之中中而才者也六五之中僅能不過于柔耳雖不至于太柔則廢才無足取矣以之處常則僅可以之濟變則不足凡爻之六五皆當以是推之柔者能安常處順是柔之得中也若六三之才弱志剛則柔不得中矣故多凶看

來象傳正字有以德行言有以時位言此不正只是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人所謂迫于上下之二陽左右都是權臣者是也

離

言出涕戚嗟始得麗王公之位否則不可保也盖所遇非其時所處非其故當憂惧以保之耳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上經卷之二終